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一

晉 袁宏 撰

孝桓皇帝紀上

建和元年春正月戊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二月黄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兆地震以定策功益封大將軍梁冀萬戸太尉胡廣為安樂侯司徒趙誡為江南侯司徒袁湯為安國侯六月太尉胡廣以病薨光禄勲杜喬

為太尉秋七月立蠡吾侯悝為渤海王封少府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為西平侯梁冀子胡狗為襄邑侯不疑子馬為潁陰侯冀孫䄻為城父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為列侯太尉喬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詳其理也昔桀紂之時非無先王之書折中之臣然下愚難移卒以亡國已然之鑒也陛下越從蕃王飛龍即位應天

順人萬夫側望不急忠賢之賞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讒諛暴興大將軍梁兾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横見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共憤非所為賞必當功罰必有罪也夫有功而不賞則為善失其望姦回而不誅則為惡遂其性故陳斧鉞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樂善茍遂斯道非徒傷治殄民為亂而已至於喪身滅國豈不慎哉喬字叔滎河内林慮人也少以孝悌稱歷位尚書九卿皆有名

迹是時梁氏貴盛群臣莫不傾意惟喬直道而行在位
者皆以為不及也八月立皇后梁氏太后之妹也初為
蠡吾侯妃未及成禮而帝即位后入掖庭數月立為皇
后九月京師地震甘陵人劉文謀立清河王蒜為帝蒜
閉門拒文事發覺伏誅貶蒜為尉氏侯徙桂陽郡蒜自
殺冀於是誣太尉杜喬故太尉李固與文通謀喬固皆
下獄固門生勃海王調等十餘人負鈇鑕詣闕理固大
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

郎馬融主為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示天下人冀怒而起出喬固遂死獄中郡守承旨殺之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父郃為漢司徒固躭志於學雖三公子嘗自負書千里尋師親給灑埽學行根深無所不貫四方之士自遠而来僉曰復至公輔矣初固二子憲公季公並為長吏聞策免皆棄官歸固知罪之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燮還鄉里固女文姬涕泣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来積德累

仁何故遇此密與二公謀共逃燮實言還京師矣鄉人
信之後被郡書二公皆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隷也文姬
厚為其資以燮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其日久矣是以
臨危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於程
杵富貴榮華與君同之成為義士乃將燮往徐州界變
姓名為酒家僕賣卜於市陰相往来會赦得免而成病
卒燮厚葬之四時祭焉燮既歸文姬涕泣相對因屏人
而言曰先公搴搴為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然梁

氏久暴動脅主威今弟幸全血屬豈非天乎宜杜絶衆人愼勿令斥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連主上則禍重至矣變敬從姊言卒以獲全變學行才藝亞於固官至京尹卒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南海太守欲漆簡寫尚書章句時祐年十二諫恢曰今君逾江湖越五嶺僻在海邊風俗雖陋然多珍玩上為朝廷所疑下為權豪所望此書若成必載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慎願君少留意

吴恢笑而撫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遂然其意輟而不寫祐年二十喪父服除居無擔石之蓄不受宗人之遺牧豬長羅澤中年四十餘乃為郡吏舉孝廉遷膠東侯相政尚清静以身率下以襃賢賞善為務吏民有以罪過相告訴者祐輒閉閤自責良久然後問之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悌喻觧之不觧祐身至閭里自和之自是之後吏民不忍欺十月司徒趙誡為太尉司空袁陽為司徒故太尉胡廣為司空

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徽號庚午大赦天下賜王侯已下金帛各有差四月丙子立都鄉侯子為平原王五月癸丑北宮德陽殿火六月立徑城侯悝為清河王改清河為甘陵七月京師大水十月長平盜賊陳景自號為皇帝子伏誅

三年二月己丑詔曰昔在前代封墓軾閭所以激忠厲俗以光後昆故光禄大夫周舉性侔夷齊直同史魚入參賛納出司京輦有密靜之風予欽乃勳將登三事不

幸夙終朕甚惜焉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賜錢千萬以旌素節四月丁卯晦雨肉大如手本志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赤祥雨肉近赤祥也是時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枉誅良臣杜喬李固天下寃之十月太尉趙誡以疾罷太尉司徒袁陽為太尉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己丑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大禍薦臻欽惟宗廟之重社稷之大爰立明哲將即委授而東南西北醜類未賔故且總攝助理萬機

今悉討除遠纂復子明辟之義其及今辰皇帝稱制二月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甲午葬順烈皇后乙酉爵大將軍兾夫人為襄城君夏五月庚辰尊匽貴人為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皆如長樂宮故事以蕃后不得至京師居真定五官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四月己丑上微服幸河東梁不疑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興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名乃者暴風迅疾

殆必有異上天不言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曰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怒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清室而止自非郊廟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未有私從意志曰般遊諸臣之家降尊亂卑等威無别宿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勸講特蒙光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敢陳其愚大將軍冀忽秉出為扶

風太守初秉侍講以經學見重太常黄瓊以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禄大夫當冀之時抑而不用十月司空胡廣薨太常黄瓊為司空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上封事靡有所諱舉獨行之士各一人安平崔寔郡舉詣公車稱病不對退而論世事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其患在世承平政漸衰而不改俗漸弊而不悟習亂安危忽不自覺或躭荒嗜欲不恤萬機或悦衆言莫知所從或見信之臣懷寵茍免或踈遠之士言以賤廢

是以綱紀弛而不振智士棄而不用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餘年矣政令剠瀆上下懈怠風俗彫弊人民偽巧百姓𡿐然復思中興之功矣救世之術豈必堯舜而治哉期於紐絶拯撓去其煩惑而已是以受命之君創制改物中興之主匡時補失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俗人守古不達權變苟執所聞忽略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事哉故言事者頗合聖聽於今須有可採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則闇於時權

其達者則寡於勝負斯賈誼所以見悲於上世也雖使稷契猶不能行其志而況下斯者乎春秋之義量力而舉度德而行令已不能用三代之法故宜以霸道而理之重賞罰明法術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其理然也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致攻故德教者治世之粱肉刑法者救亂之藥石也今以德除殘是猶粱肉治疾也欲望療除其可得乎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御安轡馬而忘其銜四牡橫馳皇路險傾必將鉗

勒鞭撻以救奔敗豈暇鳴鑾從容平路哉

袁宏曰觀崔寔之言未達王霸之道也常試言之夫禮備者德成禮順者情泰德苟成故能儀刑家室化流天下禮苟順故能影響無遺翼宣風化古之聖人知人倫本乎德義萬物由乎化風陶鑄因乎所受訓導在乎對揚崇軌儀於化始必理備而居宗明恭肅以弘治則理盡而向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順序君唱臣和其至德風教繫乎一人

政化行於四海無犯禮而王迹彰矣及哲王不存禮樂
凌遲風俗自興户皆為政君位且猶未固而况萬物乎
於斯時也臣子自盡之日將守先王之故典則元首有
降替之憂欲修封域之舊職則根本無傾拔之慮故忠
奮之臣推其義心不忍其事思屏王室故有自下匡上
之功以卑援尊之事雖失順序之道然效忠之迹也欲
齊王體則異乎承宣之美欲同之不順而終有翼戴之
功故聖人因事作制以通其變而霸名生焉春秋書齊

晉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勲所以括囊盛衰彌綸名教者
也夫失仁而後義必由於仁失王而後霸以致於霸必
出於忠義誠仁之不足然未失其爲忠也推此以觀則
王霸之義於是見矣初上欲封大將軍梁冀使公卿會
議其禮特進安樂侯胡廣太常羊儒司隷校尉祝恬太
中大夫邊韶等稱冀之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封以附
庸司空黄瓊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是以大
啓土宇賜以山川郊祀天地行天子禮此百世未有唯

周公宜之耳蕭何識高祖於泗上霍光輔昭宣於中興皆益户增封以顯其功冀合食四縣賞賜皆如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冀恨之因地動策免瓊丁亥司空黄瓊以災異策免是月五色大鳥見巳氏時以為鳳皇本志以政理衰缺梁冀專權皆羽孽之異也

二年正月丙辰京師地震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崩帝舉哀洛陽西鄉有司奏禮為人後制服有降公卿巳下各差贈送之禮儀比恭懷皇后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匽

氏無在位者八月黄龍見句陽又見允街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十一月丁丑減天下人死罪一等民饑流亡數十萬口詔所在賑給太尉袁湯致仕湯字仲河初為陳留太守襃善叙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户曹吏追録舊聞以為耆舊傳數年薨追贈特進謚曰康侯子成左中郎將逢及隗並

為三公太常胡廣為太尉太僕黄瓊為司徒
二年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三年
喪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各一人潁川荀淑對策譏切貴幸為梁冀所忌出為朗
陵侯相吏民敬愛稱為神君焉淑字季和棄官隱居以
壽終是時潁川鍾皓字季明以德行稱官至林慮長初
皓為本郡功曹西門亭長陳寔未知名皓獨敬異焉皓
初辟公府太守問有誰可代君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

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自是名重海内寔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潁川李膺嘗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之嫂膺之姑也有子曰覲與膺同年而並有令名覲為人好學慕古有進退之行膺祖太尉修常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覲屢被辟命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皂白邪覲嘗以膺言告人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從並盛又鍾公

之甥故得然乎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為怨本豈其得保身全家

袁宏曰鍾生之言君子之道古之善人内修諸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至其通者嘉善而矜不能其狭者正身而不及於物若其立朝為不得已而後明焉事至而應之非司人之短者也如得其情猶復託以藜蒸使過而可得悔失而自新之路長君子道廣而處身之塗全矣末世陵遲臧否聿興執銓提衡稱量天下之人揚清激

濁繩墨四海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有餘故君子道亢而無必全之體小人塗窮而有害勝之心風俗彫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六月乙丑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太尉胡廣免司徒黄瓊為太尉光禄勲尹頌為司徒閏月蜀郡盜賊李伯自稱太初皇帝伏誅

永壽元年正月戊申大赦天下二月司冀民饑人民相食詔所在賑給各有差時梁氏威勢傾天下而上無繼

嗣災異數見潁陰人劉陶上疏曰蓋人非天地無以寓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地之與帝帝之與民猶手之與足相須而行混同一體自然之勢也臣竊觀之今玄象錯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並興胤嗣仍絶民率流亡昔夏癸由此而廢商辛以斯而喪若不悔寤恐懼將無及矣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爵修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卒有痛於肌膚震

蝕不卒有捐於巳身故蔑三光之錯不畏上天之怒怡民飢之憂忽震裂之變輕無嗣之禍殆國家之命非所以彰美祖業克保天祉者也當今忠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在於讒口擅閻樂以咸陽授趙高以車府夫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鳴雉之變周宣用山甫以濟幽厲之荒竊見冀州刺史朱穆烏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修貞介絕俗穆前在冀州彈糾豪桀埽滅饕惡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

不畏彊禦誠無以逾也膺前後歷職正身率下及掌戎馬鎮撫北疆神武揚於朔州彊胡懾於漠北文既俎豆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無私積斯則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不合久屈閒曹委於草莽臣恐小人道長遂成其敗犯冒天顏言誠非議知必以身脂鼎鑊為海內先笑所學之事將復何恨不學鬼谷之於東齊而習秦儀之於周魏賈王孫於蜀都交猗頓之貨殖如此亦可以示王室之爵置天地之位矣臣

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矣書奏上善
其言六月匈奴叛中郎將張渙擊降之太常韓縯為司
空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常侍行三年喪七月鮮卑寇雲中
十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癸未大赦天下六月司徒尹頌薨司空韓
縯為司徒是時有人上書言人所以貧困者貨輕也欲
更鑄錢事下群臣及太學之士時劉陶等在太學議曰

夫讀鑄錢之詔下及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敢懸書象魏聽罪絳闕盖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此在民有饑勞之怨海内無耳目之變乃箕子所謂佯愚而對也臣不違殷人佯愚之慮欲於不問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鮮死久復不敢極諫陳其要請粗言生民之業夫食者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来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孫之衣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鍥薄銖兩

輕重哉今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錢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故造鑄錢之端於是乎生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設令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足無猒之求也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慼天下之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厄此猶養魚於沸鼎之中棲鳥於烈火之上夫火土湯水魚鳥之所生用之不時必也焦爛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

群小競逐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大呼則愁怨之人狼跳虎駭響應雲會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不能救此若不早寤恐將及之上從之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京都蝗六月大赦天下丙戌初置博陵郡誅侍中寇榮榮恂之曾孫辯絜自善少與人交以此見害於貴寵榮從兄子尚益陽長公主帝又娶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乃陷榮以

罪宗族遂免歸故郡吏持之急榮懼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榮榮亡命數年會赦令不得免窮困乃亡命山中上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民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育已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為權門所嫉以臣昬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造作飛章被以臣宗欲使墜於萬仞之坑踐於必死之地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有司承旨

驅逐臣門臣輒奔走本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詣闕披布肝膽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牢令陛下復興雷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三官並驅若赴讎敵咸加亡罪罰及朽骨但未掘壙出骸剖棺露胔耳殘酷之吏不顧無辜之害欲使聖朝必加罰於臣宗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陛下龔神聖之聽啟獨見之明距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民援沒溺之命臣不意滯

怒不為春夏息淹恚不為順時怠布告遠邇求臣甚切
張羅海隅置罝萬里逐者窮人迹追者極車軌雖楚購
伍員漢求季布無以復過也自臣遇罰以來三蒙赦令
無厭之罰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逾深有司咎臣轉力
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民殛死則為怨
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有沈淪之
憂巖牆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天而陛下不悟如臣
元惡大憝足備刀鋸陛下當班之市朝坐之王庭使三

槐九棘平臣之罪無緣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也勇者不逃死智者不毀名豈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故假須臾之期不勝首丘之情欲犯主怒觸帝禁伏於兩觀之下陳寫痛毒之冤然後登金鑊入沸湯雖死而不恨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賴願陛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天地寬厚之恵謹先死陳情臨章泣血上不省遂滅寇氏

袁宏曰寇榮之心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也

哉性命之致古人豈肯明之其可畧言乎易稱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然則順之與信其天人之道乎得失存亡斯亦性命之極也夫向之則吉背之則凶順之至也推誠則通易慮則塞信之極也故順之與信存乎一已者也而吉凶通塞自外而入豈非性命之理致之由已者乎夫以六合之大萬物之衆一體之所棲宅猶秋毫之在馬背也其所資因小許處耳而賢者順之以通不肖者逆之以塞彼之所乘豈異塗轍哉致之在已故禍福無門

之殊應也夫松竹貞秀經寒暑而不衰榆柳虛撓盡一時而零落此草木之性修短之不同者也廉潔者必有貪濁之對剛毅者必遇彊勇之敵此人事之對感時之不同者也咸自取之豈有為之者哉萬物之為莫不皆然動之由己應之在彼猶影響形聲不可得而差者也故君子之人知動静為否泰致之在己也繕性治心不敢違理知外物之来由内而至故得失吉凶不敢怨天夫然遇泰而不變其情遭否而不愠其心未嘗非己夫

何悲哉

二年三月甲午絶刺史二千石三年喪六月鮮卑寇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初為蜀郡太守威德並行後轉護烏桓校尉㑹匈奴攻雲中殺略吏民膺親率步騎臨陣交戰斬首二千級羌寇遠退邊城安静後以公事免官天子賢劉陶之言而嘉膺之能遷度遼將軍先時疎勒龜兹數抄張掖酒泉雲中諸郡吏民苦之自膺在邊皆不復為害匈奴莎車烏孫

鮮卑諸國常不賓附者聞膺威名莫不畏服先時略取民男女皆送還塞下遷河南尹司隸校尉膺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七月太尉黃瓊免太常胡廣為太尉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梁皇后於是梁冀專權其同己者榮顯違忤者劾死百僚側目莫不從命省中咳唾之音冀必知之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外恐懼上下鉗口而帝不得有所親任上既不平

之矣冀以私憾專殺議郎邴尊上益怒之於是亳貴人
見幸冀嫉其寵遣客夜盜其家欲刺貴人母母入宮求
哀因言冀之罪八月癸酉上問小黄門唐衡曰左右誰
與冀不相得者衡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
極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謝而得免徐璜
貝瑗常私忿梁氏放横口不敢言於是上呼超悺入室
上曰梁将軍兄弟專朝廹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
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誠為國賊當誅日久臣

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上曰審然者常侍容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復何狐疑於是令衡呼璜瑗五人遂於宅中定議上齧超臂出血以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定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丁丑冀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瑗勑吏收惲以自外來謀圖不軌於是帝幸前殿名公卿勒兵遣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更封北景都鄉侯黃門令瑗將虎賁士千人與司隸共捕冀宗

親洛陽獄無少長皆誅之冀自殺追廢懿獻后為貴人初上既與中官成謀乃名尚書令尹勲使任其事上素惡冀倉卒恐不能辨勲臨事明斷甚有方略冀既誅上嘉其能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之一空唯光禄勲王躬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從禁中發使者交馳道路公卿失其度州府市朝閭里𠴲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快冀財貨已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税之半

先時立名行高節之士多遭梁冀之害免身苟榮而已莫敢潔去就矣唯周協不屈其志而獨能自免於難故士以此服之也協字巨勝周舉之子玄虛養道以典墳自娛初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徵辟不就杜門不出十餘年及延嘉初乃開門延客遊談宴樂是秋梁冀誅而協亦病卒識者以為知命初冀之盛也尚書陳霸上疏言其罪請誅之上不省霸知為冀所害七日不食而死戊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以阿附梁冀減死一等壬午立

皇后亳氏實鄧后也后即鄧香之女香則禹之孫初后母宣起於微賤間香生后後適梁紀故后冒姓梁氏紀姊子孫壽冀之妻也進后入掖庭有寵立為皇后惡梁姓之同改為亳氏封宣為長安君追尊香為車騎將軍安陽侯宣子演封南頓侯位特進后復姓鄧氏徙宣為昆陽君演子康北陽侯賞賜巨萬封平梁冀之功也白馬令李雲上書移副三府曰故大將軍梁冀雖持權日久今得誅之猶名家臣殪而殺也而猥封謀臣萬戶高

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不事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日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諦乎上得雲奏大怒送雲黄門北寺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上書願與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廷尉奏雲不遜欲獲抗直之名衆遠為邀訴皆大逆不道請論如律霸入奏上在濯龍池霸跪言曰雲野澤愚夫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上謂霸曰使帝欲不諦是何等語

而常侍欲原之邪顧小黄門吴伉可其奏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臣聞所言雖不識禁忌於上其意歸於憂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譏暴諫然亦有狂狷愚忠不顧誅族之禍者古今有之是以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二主非不忿此二臣以忠不思難皆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將言陛下誅諫臣所以臣敢觸龍鱗也上不從雲衆死獄中蕃免歸田里

袁宏曰夫欲之則至仁心獨行人君之所易人臣之所

難也動而有悔希意循制人臣之所易人君之所難也古之君臣必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故上下恬然莫不雍睦逮於末世斯道不存君臣異心上下乖違各行所易不顧其所難難易之事交而諫爭之議生也夫諫之為用政之所難者也處諫之情不同故有三科焉推誠心言之於隱貴於誠入不求其功諫之上也率其所見形於言色面折廷爭退無後言諫之中也顯其所短明其不可彰君之失以為已名諫之下也夫不吝其過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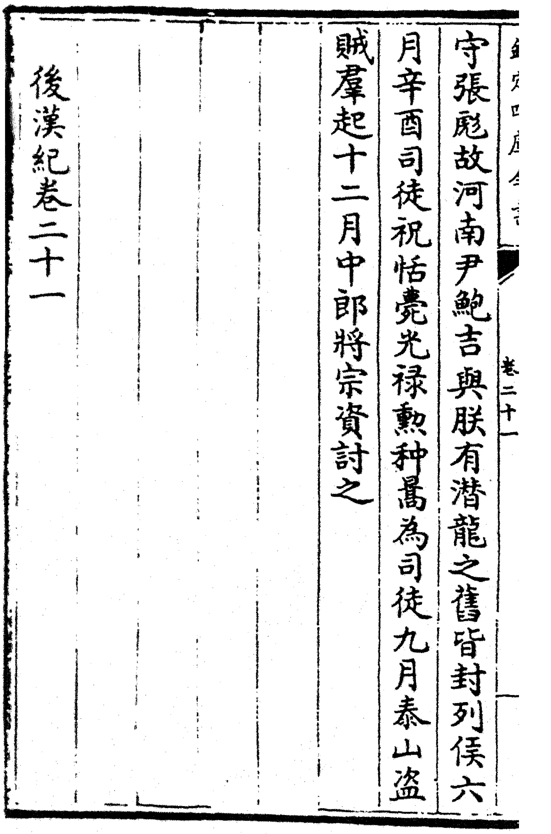
衆攻之明君之所易庸主之所難觸其所難暴而揚之
中諫其猶致患而況下諫乎故諫之為道天下之難事
死而為之忠臣之所易也古之王者辨方正位各有其
事在朝者必諫在野者不言所以明職分別親疎也忠
愛心至釋耒而言者王制所不禁也無因而去處言之
地難故君子罕為也十月行幸長安祠章陵壬寅中常
侍單超為車騎將軍十二月西戎犯塞護羌校尉段熲
討之天竺國來獻故太尉黃瓊為太尉光禄大夫祝恬

為司徒詔曰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謇加以典謀
深輿有師傅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
甚嘉焉其封瓊邟鄉侯瓊固讓不聽是時新誅梁冀天
下想望異政故瓊首為三公多奏州縣諸不法死徙者
十餘人海內翕然副其耳目上委任之會單超等五侯
擅權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朝上表曰臣聞天者
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居高領貴則以德
義為首臨危處難則以忠賢為助故能長守萬國保其

社稷而陛下即位以來諸梁秉政宦豎充朝富擬王公勢傾海内言之者輒族滅稱之者必顯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畏禍而括囊故太尉李固杜喬以直言干政遂見殘滅賢愚傷心故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以忠獲罪是使天下結舌以忠為諱也徐璜唐衡單超貝瑗等於梁冀之盛苟免相連及其當誅説以要賞陛下不復澄清善惡俱與忠臣尚書令尹勳等並時顯封使朱紫不別粉墨雜糅所謂銷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

方聞之莫不叩心傷陛下失賞於見誣虧爵於姦臣夫讒諛相與無高而不升阿黨相抑無深而不淪陛下年在方剛聖慮未衰願還既誤之封折后族之勢夫懷寶者須世抱璞者待時陛下誠能行臣所陳則懷寶抱璞之徒特將竭力致身以趨聖世臣身輕任重勤不補過敢以垂死之年陳不諱之言

三年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月羌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討之五月甲戌詔曰汝南太



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列侯六月辛酉司徒祝恬薨光禄勲种暠為司徒九月泰山盜賊羣起十二月中郎將宗資討之

後漢紀卷二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卷二十二

晉　袁宏　撰

孝桓皇帝紀下

四年春正月辛丑南宮嘉德殿火二月壬申武庫火夏四月甲寅河間孝王開子博爲任城王五月有星孛於大辰丁夘源陵長壽門火六月羌寇金城安定漢陽武威殺吏民中郎將皇甫規討羌大破之先是涼州刺史郭宏漢陽太守趙熹安定太守孫俊皆不任職倚恃貴

戚有司不敢糾規悉條奏其罪羌人聞之翕然乃喜一時降者二十餘萬口徵拜議郎論功未畢常侍左悺私求於規規執正不許悺遂以餘寇不絶收規下獄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守闕訟規終不省規竟坐論會赦復徵為尚書頃之復為中郎將討梁益叛羌有功封喜城侯固讓不受規守威明安定朝那人初識切梁氏謝病歸教授十餘年冀既誅旬月之間禮辟五至皆不就公車徵乃起為太山太守規好推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

少府李膺太守張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秋八月
闕内侯以張掖酒泉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曰臣聞善
人者天地之紀治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天誕俊乂為陛下出當輔明時左右大業者也處士豫
章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
純備著於民聽宜登論道協亮天工終能翼宣威德增
光日月者也詔公車備禮徵皆辭疾不至稚字孺子豫
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衣不服非其力不食

恭儉義讓非禮不言所居服其德化道不拾遺陳蕃嘗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為之起既謁而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舉有道起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者負笈徒步千里赴弔斗酒隻雞藉以白茅酹畢便退喪主不得知也初穉少時遊國學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故穉從之諮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穉絶不復交及瓊薨當葬穉乃往赴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天下名士四方遠近無

不會者各言聞豫章徐孺子來何不相見推問喪宰曰頃寧有書生來邪對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麄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僉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偉候與相見酤酒市肉稚為飲食季偉請國家之事稚不答更問稼穡之家稚乃答之季偉還為諸君說之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稚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為人也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

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是時宦豎專政漢室侵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稚以書誡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隱居靜處非義不行敬奉舊老訓導後進常與小弟季江俱行為盜所刧欲殺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願自殺以濟家弟季江復言曰兄年德在前家之英俊何害之不如殺我

我頑闇生無益於物沒不損於數乞自受戮以代兄命二人各爭死於路盜戢及曰二君所謂義士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在席下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賊感之亦復不取肱以物已歷盜手因以付亭長委去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袁閎字夏甫太傅安之玄孫自安至閎四世三公貴傾天下閎玄靜履貞不慕榮官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父爲彭城太守喪官閎兄弟五人常步行隨柩車號泣晝夜從叔逢隗並爲公輔前後贈

遺一無所受二公忿之至於州府辟召州郡禮命皆不就韋著字休明京兆杜陵人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李曇字子雲潁川陽翟人少喪父事繼母繼母酷烈曇奉逾謹率妻子執勤苦不以為怨曇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母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為法度徵聘不應唯以奉親為歡夏四月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火武陽蠻夷反車騎將軍馮緄討之緄上書曰夫勢得容姦伯夷可疑不得容姦盜跖

可信樂羊伐中山反而語功文侯示以謗書一篋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曰臣聞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以自阻衛為臣不忠帝寢其奏穆又上書言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已來乃悉用宦者延平已來寖益貴盛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天

下寵逼人主子弟親戚並荷職任放濫驕逸莫能禁禦無行之徒媚求官爵恃勢驕寵漁食百姓臣以為可皆遣罷率由舊章博選天下清純之士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禹之臣矣上不從穆後復見口陳奏上不悅穆伏不起左右叱穆出於是宦者更共稱詔以詰讓穆憤激發疽而卒公卿以穆立節忠清守死善道宜蒙旌寵以勸忠勤乃追贈益州刺史穆字公叔南陽宛人初為冀州刺史始濟河長吏

觧印去者四十餘人中常侍趙忠喪父殮爲璵璠玉匣穆下郡考正乃至發墓視屍其家稱寃自訴穆坐徵詣廷尉髡輸左校後得原歸家頃之朝臣多爲穆怨由是徵命議郎尚書十一月武陵蠻夷降

六年春正月戊午司徒种暠薨大鴻臚許栩爲司徒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父早亡有財三千萬暠皆以賑鄉里貧者當時豪貴莫不遂識知之年四十四縣始名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生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河

南當舉六孝廉皆得貴人書命不宜相違欲以五副之自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汝助我索之諶答曰知臣莫若君君為二千石當清察郡中詢於賢良諶安得知之歆曰郡中所送固凡庸耳欲因汝之明求人之所不知而有奇者耳明日諶東出送客駐車太陽郭裏見膏還語歆曰為君得孝廉矣問為山澤答曰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隱滯之夫乃洛陽吏耶答曰夫異士不居山谷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

處人間而有異而人不知已獨知之乃奇耳若不相信可召而與之言歆便於府召見於庭中詰問職事長吏所施行曷分别具對皆有條理乃署主簿功曹舉孝廉由是知名二月戊戌大赦天下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大火秋七月甲午平陵園寢火十月上廣城校獵光禄勳陳蕃上書諫曰臣聞人主有事於苑囿唯西郊順時講武以殺禽助祭盡孝敬之道也違是則為逸遊肆樂情意故皐陶誡舜曰無敢游逸周公誡成王曰無盤遊

于田虞舜成王猶有此誡况德不及二主者哉當今兵戎未戢是陛下焦心坐而待旦之時也而不以是乃揚旌旗之耀騁輿馬之觀非聖賢卹民之意者也上不納七年春二月太尉黃瓊薨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清貞守正進止必以禮居宰相位廉平公正數納讜言為朝廷所重上亦憖惜焉贈車騎將軍邟鄉侯印綬謚曰昭侯有孫曰琬三月癸亥隕石於右扶風太常楊秉為太尉是時中常侍侯覽貝瑗驕縱最盛選舉不實政以賄

成秉奏覽等佞諂便僻竊國權柄召樹姦黨賊害忠良請免官理罪奏入尚書詰秉曰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便對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失禮申屠嘉召而責讓文帝從而請之漢故事三公鼎司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上不得已乃免覽官瑗削國事於是奏免刺史郡守已下六十餘人皆民之蠹也夏四月乙丑封皇后弟鄧庚為育陽侯秋九月武陵蠻夷叛寇掠數郡荆州刺

史度尚討之將戰尚召治中别駕曰今後無轉輸前有強敵吏士捷獲已多緩之則不肯力戰急之則事情切迫潜有逃竄今與諸君俱處虎口勝則功成敗則無餘為之柰何諸從事者莫知所出尚宣言曰今兵寶少未可進當復須諸郡兵至且各休息聽其射獵軍中喜踊大小皆出尚密呼所親燔其積聚獵者還莫不涕泣尚使人慰勞曰蠻人多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何足介意其明旦秣馬蓐食徑赴城屯賊見尚晏然

不圖其吏士憤激遂克殄之封尚右鄉侯除一子為郎
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初為上虞長糾擿姦伏縣中
謂之神明擢門下書佐朱俊謂之幹世之才後後顯名
終如尚言縣有孝女曹娥年十四父盱溺於江不得尸
娥號慕不已遂赴江而死前後長吏莫有紀者尚至官
改葬娥樹碑表墓以彰孝行縣民故洛陽市長淳于翼
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往侯之
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曰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

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皆類此也
冬十月行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於陵廟戊辰行幸於
雲夢臨水祠湖陽新野公主張敬侯魯哀公廟是時勃
海王悝驕慢僭侈不奉法度見上無子陰有嗣漢之望
北軍中侯史弼上疏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之雖隆
必示之以威禮寵之雖貴必示之以法度如是則和親
之道興骨肉之情固昔褎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
孝王二弟階寵卒用悖慢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衰盎之

變竊聞渤海王悝恃至親之屬藉偏私之愛有僭慢之心頗不用制度外聚輕薄不逞之徒内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有口無行必有羊勝伍被之類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寛仁隆於友于之義不忍遏絶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議於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主無傷親之議渤海長有享國之祚不然懼

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道矣上以至親不問其事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歷職忠謇無所傾撓自尚書為平原太守詔書下諸郡察黨人時所在怖懼皆有所舉多至數千人弼獨上言無黨人從事主者坐問責曰詔書憎嫉黨人懇極至諸郡皆有平原何獨無弼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為九壤物土不同風俗亦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趨諂詔書誣陷良善平原之人皆為黨乎從事大怒奏弼罪以贖免遷河東太守弼初至郡

勑門下有請一無所通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求假鹽稅及有所屬門長不為通生詐稱自言者以見弼弼怒收付獄即日考殺之覽後以誣弼謗誹朝政徵詣廷尉論棄市平原吏民走詣闕訟弼得减死一等刑竟歸田里後數為公卿所薦拜彭城相為政務抑豪强雖有縱放然豪右斂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

八年春正月使中常侍左悺之苦祠老子上始好神仙之事勃海王悝謀反徙為定陶王丙申晦日有蝕之詔

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河南劉淑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驕盈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風雨時萬物得所

矣癸未廢皇后鄧氏后驕忌嘗與上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由是故以廢憂死親屬皆免歸本郡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丁巳壞諸淫祀壬戌河水清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字叔節少傳父業隱居教授三十餘年乃應司空之命稍遷刺史二千石所歷皆有政迹雖三公之子經歷州郡常布衣疏食老而不改在公卿位朝廷每有得失便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知也秉不飲酒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明稱嘗曰我有

三不惑財酒色有子曰賜亦顯名儒行六月匈奴寇邊
郎將度尚擊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丙寅大中大夫
陳蕃為太尉蕃讓曰不僭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
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文武兼資折衝
萬里臣不如弛刑司隸李膺上不許蕃又上書曰臣聞
昔齊桓公任管仲將正諸侯先為政令今寇賊在外四
肢之疾耳臣寤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下內政未治
忠言日疎前梁與五侯弄權天啟陛下收而戮之當時

天下號為小清其前監未遠旋起覆車之軌矣往年地
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割塞左右豫政之原
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斥退佞邪如此則天和
於上地洽於下矣從陛下踐祚已來大臣誰敢舉左右
之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文帝遣詣嘉府乃從而請之
三公之職何所不統但今左右驕忿欲令三公不得舉
筆臣蕃今擢自閭閻特為陛下日月所照奈何受恩如
臣而當避難苟生不敢正言陛下雖厭臣毒言人主有

自勉强奏書上不悦愈以疾蕃辛巳立皇后竇氏初憲之誅家屬廢為庶民武字游平少有學行常閑居大澤不交世務諸生自遠方來授業百餘人名聞關西武生五男二女長男紹次機次悋長女妙即后也上以武三輔大族武有威名后入掖庭逾月立為皇后武甚不樂輿疾至京師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紹為虎賁中郎將武乃稱疾篤固辭爵位勃海盜賊蓋登自稱太上皇帝伏誅十二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祀老子

九年春正月沛國盜賊戴異自稱上皇帝伏誅辛酉太常胡廣為司徒三月辛巳京師夜有火光轉相驚譟夏四月庚午河水清平原人襄楷詣闕上書曰臣聞天不言者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往年五月熒惑入紫微犯帝座其閏月太白犯房心於占天子凶三月洛陽城中夜無故云火光人聲正諠於占皆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春夏已來皆有繁霜皆用刑酷急不當罪使之然也自陛下即位已來誅冦氏孫氏鄧氏其從坐者非一李雲之

死天下知其寃也自漢興已來未有諫主被誅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能以一妻享十子之祚今陛下宮女千人不如文王之一妻者明刑重而無德也臣聞布穀聞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至信人有賤而必忠臣雖極賤思効愚誠願賜清閑極盡所言上即詔尚書召問指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孝武末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孝順帝時遂益昌熾也

按天市内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

當侍不得預內今乃處古常伯之位决謀於中傾動內
外恐非天意也天子以指章及對下有司尚書奏自古
有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
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今指不陳損益而務析
言破律違背經義僞託神靈於是論指司寇戊寅特進
竇武為大將軍武移病洛陽都亭固讓至於數十詔公
車勿復通章武惶恐不得已就職在公肅而不猛其所
交友若陳仲舉李元禮等皆為之論議而訪政事焉妻

子惡衣食車馬苟全而已畢身正已率宗族内外僮僕莫敢違法者六月庚午祀老子濯龍中用夜郊而樂鮮卑烏孫寇邊匈奴中郎將張奐擊降之自是宦者專權在位子弟親屬及苟進之士連結依附以取榮寵乘勢肆意陵暴天下於是善人君子懼人倫虧廢發憤忘難初陽翟令張輿黄門張讓弟也多殺無辜贓餘千金李膺初為河南尹收輿考殺之尚書詰膺曰尹視事無幾而多殺伐乎膺對曰昔孔子為魯司冦七日誅少正卯

於兩觀之下今臣列官已積二旬私懼稽留為憸反獲
速疾之譏膚受之愬以闕聖聽自知罪死期不旋踵然
臣愚計乞留五月尅殄元惡然後退就湯鑊始生之願
也上不省論輸左校頃之起家為司隸校尉振綱直繩
多所摧戮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中常侍單超
徐璜之弟也憑恃寵干紀瀆貨害政沛國朱寓嘗為司隸
校尉奏安盛曰此等皆宮豎昆叔刀鋸之餘橫蒙恩私
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以答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

嗟百姓之命罪深釁重人鬼同疾臣銜命操斤斸其兇醜輒考核贓罪事皆伏上詔安厰廷尉治罪汝南人范滂字孟博郡召為功曹即褰衣就車急痛於時也進善退惡風教肅然郎中不便者咸共疾之所舉者謂之朋黨後為太尉黃瓊所辟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受詔冀州百姓聞滂名其有贓汙未發者皆解印綬去滂舉刺史二千石二十餘人罪惡者皆權豪之黨也尚書詰滂曰所舉無乃猥多恐有冤疑其更詳核勿拘於前

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饕餮姦罪豈以汙臣簡札臣以會日促迫故先舉所聞其未審者方當參實以除凶類臣聞農勤於除草故穀稼豐茂忠臣務在除姦故令德道長滂覩時方艱難知其志不行乃投劾而去於是人耻懼懐謀害正矣山陽人張儉字元節以正直知州舉秀才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太守翟超臨郡請為東部督郵儉觧巾應之儉舉劾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民田三百餘頃第舍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殿馳道周

旋類於宮省豫作壽塚石椁雙闕高十餘丈以准陵廟破人家居發掘塚墓及虜掠良人妻婦女皆應没入僉比上書為覽所遮截卒不得上僉行歩至平陵逢覽母乗軒道從盈衢僉官屬呵不避路僉按劔怒曰何等女子干督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賔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井堙木刊雞犬器物悉無餘類覽素佞行稱冤於上曰母及親屬無罪横為僉所殘害皆大將軍竇武前太尉范滂所諷上以

倫郡吏不先請奏擅殺無辜徵付廷尉詔收倫倫乃忘
命逃竄吏捕之急倫與魯國孔襃有舊後事發覺倫走
至東萊李篤家督郵毛欽操兵至篤家引欽就席曰明
廷何為枉駕自屈欽曰張倫負罪入君家是以來耳篤
曰倫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
寧宜執之欽因起撫篤背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
為仁義奈何獨專美邪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
欽歎息而去篤道倫經北海戲子然家送入漁陽出塞

得免其所經歷子然之徒皆伏誅僉親屬內外並皆滅盡於是佞幸內憾媚上思報矣初河內張成道術士也知當大赦使子殺人李膺之為司隸收成殺之是秋覽等教成弟子牢順上書曰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潁川杜密南陽岑晊等相與結為黨誹謗朝廷迫脅公卿自相薦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譏九月詔收膺等三百餘人其逋逃不獲者懸千金以購之使者相望於道其所連及死者不可勝數而

黨人之議始於此矣上使中常侍王甫治黨事太尉陳
蕃曰所考者皆憂國患時當官不撓是何罪而乃爾邪
不肯署名上不從遂皆下獄獄吏曰諸人入獄者當祭
皐陶酒范滂曰皐陶古之直臣如滂無罪當理滂於天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聞之皆不祭膺等皆三木囊
頭伏於階下王甫次在後因越前對問曰合黨連羣必
有盟誓其所圖謀皆何等邪悉以情對滂曰竊聞仲尼
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欲使善善齊其清惡

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顧聞不悟反以為黨王甫曰卿輩皆相拔舉迭為脣齒其不合則見排擯非黨而何滂乃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乃陷大戮死之日願賜一畚薄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於皇天下不愧於伯夷叔齊甫為之改容即解桎梏去囊頭尚書霍諝以為黨事無驗表諫赦之皆歸田里滂發京師道路迎者數千人滂謂友人殷仲子黃子敬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逃歸鄉里馬陳留人夏馥字子治貧樂

道而不求當世郡內多豪族奢而薄德未嘗過門躬耕澤畔以經書自娛由是為豪勢所非而馥志業逾固為海內所稱諸府交辟天子玄纁徵皆不就嘗奔喪經洛陽歷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也馥曰東野生希遊帝王之庭徑去不復顧公卿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黨事之興馥名在捕中馥乃髡髭鬟易姓名匿迹遠竄為人傭債馥弟靜駕車馬載縑餉之於湼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悴不能復識也聞其聲乃覺之起向之拜馥避之不

與言夜至翻所呼靜語曰吾疾惡邪佞不交通以此獲
罪所以不耻饑寒者求全身也柰何載禍相餉也明旦
各遂别去以獲免於是表閭築室於庭日於室中東向
拜母去前後門户及母喪亦不制服位如此十五年卒
以壽終是時太學生三萬餘人皆推先陳蕃李膺被服
其行由是學生同聲競為髙論上議執政下譏卿士范
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為
談名行善惡託以謡言曰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模楷

李元禮公卿以下皆畏莫不側席又為三君八俊八顧八及之目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陳蕃為三君之冠王暢李膺為八俊之首海內諸為名節志義者皆附其風膺等雖免廢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時雖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爭禮命之申屠蟠嘗游太學退而告人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爭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居三年而滂及難

袁宏曰夫人生合天地之道感於事動性之用也故動用萬方參差百品莫不順乎道本乎情性者也是以為道者清淨無為少思少欲沖其心而守之雖爵以萬乘養以天下不榮也為德者言而不華默而有信推誠而行之不愧於鬼神而况於天下乎為仁者博施兼愛崇善濟物得其志而中心傾之然忘已以為千載一時也為義者潔軌迹崇名教遇其節而明之雖殺身糜軀猶未悔也故因其所弘則謂之風節其所託則謂之流自

風而觀則同異之趣可得而見以流而尋則好惡之心於是乎區別是以古先哲王必節順羣風而導物為流之途而各使自盡其業故能班敘萬物之才以成務經綸王略直道而行者也中古陵遲斯道替矣上之才不能以至公御物率以所好求物下之人不能博通為善必以合時為貴故一方通而羣方塞矣夫好惡通塞萬物之情也背異傾同世俗之心也中智且猶不免而況常人乎故欲進之士斐然向風相與矯性違真以徇一

時之好故所去不必同而不敢暴則風俗遷矣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絶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戰國縱横强弱相陵臣主側席憂在危亡皆曠日持久以延名業之士而折節吐誠以拯救溺之實故有開一說而饗執珪起徒步而登卿相而游說之風盛矣高祖之興草創大倫解赭衣而為將相舍介胄而居廟堂皆風雲豪傑屈起壯夫非有師友淵深可得而觀徒以

氣勇武功彰於天下而任俠之風盛矣逮乎元成明章之間尊師稽古賓禮儒術故人重其學各見是其業徒守一家之說以爭異同之辯而守文之風盛矣自茲以降主失其權閹豎當朝佞邪在位忠義之士發憤忘難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風盛矣夫排憂患釋疑慮論形勢測虛實則遊說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猶尚譎詐明去就間君臣疎骨肉使天下之人專俟利害弊亦大矣輕貨財重信義憂人之急濟人之嶮則任俠之風有益

於時矣然豎私恵要名譽感意氣讎睚眦使天下之人輕犯叙之權弊亦大矣執誠説修規矩責名實殊等分則守文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立同異結朋黨信偏學誣道理使天下之人奔走爭競弊亦大矣崇君親黨忠賢潔名行厲風俗則肆直之風有益於時矣然定臧否窮是非觸萬乘陵卿相使天下之人自置於必死之地弊亦大矣古之為政必置三公以論道德樹六卿以議庶事百司箴規諷諫閭閻講肄以修明業於是觀行於鄉

閭察議於親隣舉禮於朝廷考績於所莅使言足以宣彼我而不至於辯也義足以通物心而不至於為佞也學足以通古今而不至於為文也直足以明正順而不至於為狂也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賤不辯貴先王之教也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之謂矣苟失斯道庶人干政權移於下物競所能人輕其死所以亂也至乃夏馥毀形以免死袁閎滅禮以自全豈不哀哉時諸黄門無功而侯者大將軍竇

武上表曰陛下即位以來梁孫鄧亳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熟罪深或誅滅相續以常侍黄門竊弄王命欺罔競行謗讟爭入如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姦萌因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冤感皇天痛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摧固等既歿宦黨受封快兇慝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為於此陛下違漢舊典謂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令朝廷日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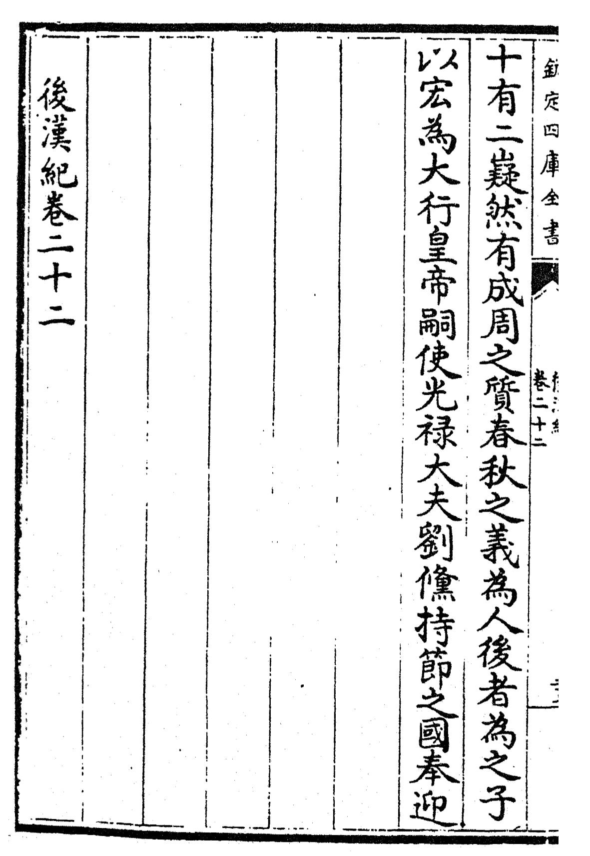
姦臣專政臣恐有胡亥之難在於不久趙高之變不朝
則夕臣實懷愚不憚瞽言使身死名著碎體糞土薦肉
狐鼠猶生之年雖尊官厚祿不以易之也謹冒死陳得
失之要凡七十餘條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東骸侯誅武
數進忠言辭旨懇惻李膺等被赦由武申救之也
元康元年春正月西羌寇三輔夫餘夷王寇玄菟夏四
月中郎將張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
左鹿蠡王都紺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同

向化何罪而黜其遺還廷攝部落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六月甲寅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潁川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孝經選吏能舉孝廉葢以孝為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終三年喪恐非所以為孝道而稱火德也頃者㑹嗣數乏之本枝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孝文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謂夷惠激俗適身而已

不可貫之萬世後為嗣德者也雖古今損益未能諒陰
可存其禮以示天下又公卿二千石皆輔主宣化政之
本也而使不赴父母之喪人義替矣春秋傳曰上之所
為民之歸也上使不為民或為之是以加罰假若上之
所為而民亦為之向其化也又何誅焉假使大臣皆不
行三年之喪何以責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
其門可如舊禮以美風俗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
父子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故夫婦之始王

教之端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婦道於虞氏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侯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失陽唱之義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令誠改尚主之制稱尊卑之性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是以萬物各得其叙矣書奏弃即棄去之庚子大赦天下秋八月黄龍見巴郡初民就池浴相戲曰此中有黄龍因流行民間太守上

言時史以書帝紀是時政治衰缺所居多言瑞應皆此類也本志曰瑞興非時則爲妖孽爲言雖虛此爲龍孽也冬十月壬戌南宮平城内屋壞十二月丁丑帝崩於德陽殿初河間孝王生解瀆亭侯淑淑生萇萇生宏帝崩無嗣大將軍竇武召御史劉儵儵󠄂稱宏於武武與太后定策禁中太后詔曰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獲胤嗣之祚早棄萬國朕憂心摧傷追覽前代法王后無適即擇賢六親考德叙才莫若解瀆亭侯宏年



十有二嶷然有成周之質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

以宏為大行皇帝嗣使光禄大夫劉儵持節之國奉迎

後漢紀卷二十二

後漢紀卷二十三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

建寧元年春正月巳亥上徵至大將軍竇武持節迎於夏門亭庚子即皇帝位以太尉陳蕃為太傅以將軍竇武為司徒胡廣録尚書事詔曰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納為允謇諤之節宣於本朝朕初踐阼親授策命忠篤之性老而彌純其封蕃為高陽侯固讓不受章十餘上

乃許三月辛丑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庚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孝悌力田帛各有差夏四月甲午追尊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帝考嗣侯萇為孝仁皇帝妣董姬為慎園貴人戊辰以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六月癸巳録定策功封竇武曹節等十一人為列侯八月司空王暢以災異策罷宗正劉寵為司空暢字叔茂太尉龔之子也初暢為南陽太守設禁令明賞罰太守下車之後而故犯法者發屋伐樹塞井移竈

豪強戰慄晏閑早閑功曹張敞諫曰蓋聞諸經典殷湯開三面之網而四方歸仁武王除炮烙之刑而天下咸服高祖創業約法三章孝文寛刑號稱太宗若夫卓茂文翁之徒皆去嚴刻務崇温和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民物和於下愚謂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治民在德不在於刑暢於是崇寛慎刑旌賢表徳暢以郡俗奢富欲約已以矯之乃衣大布坐羊皮車㕏馬羸𡚁而不改之同郡劉表時

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蓋聞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守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清不暴鱗濁不汙泥蘧伯玉耻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暢答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高風且以矯俗也太后新攝政政之巨細多委陳蕃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用天下名士參政事於是天下英

雋知其風指莫不人人延頸相望太平其後中常侍曹節與上乳母趙嬈求謟於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每諫不許會有日蝕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為石顯所殺李杜禍及妻子有一石顯望之尚為之死況數十人邪趙夫人旦夕亂政其患最甚蕃以餘年請為將軍除之因災之變以除侫臣誰曰不可武亦謀之深納蕃言乃言之於太后曰故事內官但典門户給事左右而已今乃參政事貴顯朝廷父子兄弟並在

列位天下匈匈多以為患今可悉除之太后曰此皆天所生漢元以来世世用事國之舊典何可廢也但誅其惡耳武性詳重疑而未決是時太白犯上將星又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與蕃書曰星辰錯亂不利大臣前所謀者事宜速斷之蕃武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隷校尉劉祐為河南尹武奏收中常侍曹節長樂食監王甫等使侍中劉瑜内其奏謀頗泄漏節等乃竊發瑜奏且知其事節曰前先帝宫人嫁武父子載取之各

且十餘人此大罪也身自不正何以正人中黃門朱寓
曰其中放縱者罪當誅耳我曹何罪乃與等輩十餘人
結誅武等是夜矯詔以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誅尚書令
尹勳因共脅太后取璽綬九月辛亥節請帝御前殿召
公卿百官易拜司隷校尉河南尹遣中謁者分守南北
宮節稱詔收大將軍竇武武不受詔與子紹將北宮三
千人屯洛陽都亭太傅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
餘人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

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
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曰大將軍竇武忠以衛國
黄門常侍無道欲誣忠良邪黄門王甫曰先帝新棄天
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
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資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為
道邪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聲
逾厲辭氣不撓遂送蕃北寺獄節又稱詔以少府周靖
行車騎將軍與匈奴中郎將張奐王甫持節共以討武等

與武陳兵於闕下武令其軍曰黃門常侍反逆無道何
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中官執勢久士皆畏之於是
免武兵數十人者各為部歸於甫軍自旦至食時兵降
且盡武自殺紹等走靖等皆斬紹弟機親族賓客悉誅
之蕃亦被害妻子徙日南皇太后遷於雲臺於是自公
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皆免官禁錮蕃字仲舉汝南平
輿人初袁閎為郡功曹舉蕃以自代曰陳蕃有匡弼之
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為郡功曹舉賢良方正

皆不就桓帝初招延俊乂徵拜為議郎起署為尚書稍遷九卿初為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俟徐孺子餘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丙辰司徒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為司徒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初為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數老父年各八十餘居若邪山下去郡十里聞寵當遷相率共往送寵人齎百錢寵見老父曰何乃自苦來邪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去

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老值聖化今聞當見棄故自力來送寵曰吾何能及公耶甚勤苦父老為選一大錢受之故會稽號為取一錢其清如此薄衣服敝車馬其與人交恂恂然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賔客教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封曹節十八人為列侯討陳寔之功也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鮮卑犯幽州殺略吏民自此以後無歲不犯塞陳寔之誅海内寃

之曹節善招禮名賢以衛其罪乃言於帝就拜姜肱為犍為太守韋著為東海相詔書迫切肱浮海遁逃卒不屈去著不得已遂解巾臨郡為政任威刑妻子放恣為受罰家所告論輸左校刑竟歸鄉里為姦人所殺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迎慎國董貴人幸南宮嘉德殿二月己巳尊董貴人為孝文皇后后置永宮如匽貴人之禮貴人河間人配解瀆侯萇生帝后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青虵見御座殿軒癸巳大風

折木詔羣臣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議郎謝弼上疏曰蓋聞虵者女子之祥也皇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所致也皇太后定策帷幄援立陛下雖父兄不軌非皇太后之罪陛下當以其誅滅之故特加慰釋之念而反隔絶靡有朝問之禮大虧孝道不可以示四方昔周襄王不能事母夷狄交侵天命去之遂陵遲不復興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孝桓皇帝為父豈得不以皇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斥候兵革

蜂起非孝無以濟之願陛下上以堯舜為法下以襄王為戒無令皇后憂愁於北宮一旦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乎又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須乃明虵者屈伸隱顯似龍順至為休徵逆來為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誅天下驚怛海內嘿嘿莫不哀心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

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選其家
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天子
雖知奐言是然迫於節等不得從之中官惡謝弼出為
陵府丞郡縣承旨以他罪死獄中張奐字然明燉煌酒
泉人少與安定皇甫規俱顯當世而奐又與規善初奐
為梁冀所辟冀被誅奐廢錮衆人莫敢為言唯規數薦
奐由是為武威太守渡遼將軍幽并清淨吏民歌之徵
拜大司農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奐讓不受願徙

户華陰舊制邊民不得内徙唯奐因功得聽故奐始為弘農人建寧初奐新至未除會陳竇之事中常侍曹節等承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下獄死義士以此非奐然素立清節當哥否之間雖强禦不敢奪也後以黨事免官禁錮河東太守董卓慕其名使兄遺奐縑百匹奐不受知卓有姦宄之心遂與絶至於朋友之饋雖車馬不辭也時被黨錮者多不守靜或徙或死唯奐杜門不出養徒著書矣六月司徒劉寵為太尉九月江夏

丹陽蠻夷反李膺等以赦獲免而黨人之名書在王府詔書每下輒伸黨人之禁陳寔當朝後親而用之皆勤王政而盡心力拔忠賢而疾邪佞陳寔已誅中官逾專威勢既息陳寔之黨又懼善人謀已乃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而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黨人而為不軌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是故司空王暢

太常趙典大司空劉祐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尚書荀緄朱寓魏朗侍中劉淑劉瑜左中郎將丁栩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議郎劉儒故掾范滂皆下獄誅皆民望也其餘死者百餘人天下聞之莫不垂泣

袁宏曰夫稱至治者非貴其無亂貴萬物得所而不失其情也言善教者非貴其無害也貴性理不傷性命咸遂也故治之興所以道通羣心在乎萬物之生也古之聖人知其如此故作為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寧萬物

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萬物之情大也當其治隆則資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則立身以重教然則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則教虧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則道存滅身不爲徒死所以固名教也汙隆者世時之盛衰也所以亂而治理不盡世弊而教道不絶者任教之人存也夫稱誠而動以理爲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内不忘已以爲身此利名教者也情於名教者少故道深於千載利名教者衆故道顯於當年蓋

濃薄之誠異而遠近之義殊也統體而觀斯利名教之所取也鄉人謂李膺曰可逃之乎膺歎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七十禍自已招復何避乎詔書至汝南督郵吳道悲泣不忍出縣中不知所為范滂聞之曰督郵何泣哉此必為吾也徑詣縣獄縣令郭揖見滂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何敢彰罪於君使禍及老母滂與母訣曰滂承順教訓不能保全其身得下奉亡君於九泉亦其願也母曰爾得李杜齊名吾復

何恨三君八雋之死郭泰私為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少孤養母年二十為縣小吏喟然嘆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乃言於母欲就師問母對之曰無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為遂辭母而行至成皋屈伯彦精廬并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三年之後藝兼游夏同邑宋仲字雋有高才諷書日萬言與相友善閒居逍遥泰謂仲曰蓋昔之君子會友輔

仁夫周而不比羣而不黨皆始於將順終於匡救濟俗
變教隆化之道也於是仰慕仲尼俯則孟軻周流華夏
採諸幽滯泰始中至京師陳留人符融見而嘆曰高雅
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苟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
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
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
之陳留人韓卓有知人之鑒融見卓以已言告之卓曰
此太原士也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内士也吾

將見之於是騾見泰謂融曰此子神氣沖和言合規矩

高才妙識罕見其倫陳留蒲亭亭長仇香年已長矣泰

見香在而言之明日起朝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陳

留茅容年四十矣親耕隴畝避雨樹下衆人悉踐蹲容

獨釐膝危坐泰竒其異請問舍所在因寄宿容明旦殺

鷄作食泰謂之為已也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自與泰

素飡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

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學問卒成盛德嘗

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
當精義書曷為來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
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
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為長者
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
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泰曰吾始見
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鉅鹿孟敏字
叔達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達曾至市買甑荷擔墮地

徑去不顧時適遇林宗林宗異而問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顧叔達曰甑既已破視之無益林宗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謂必為善士勸使讀書游學十年知名當世其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曰黨其死者此大事也奈何以宜適而不受邪叔達不得已乃行見楊氏令不言而退令曰孟徵君高雅絶世雖其不言吾為原之矣初汝南袁閎盛名蓋世泰見

之不宿而退汝南黄憲邦邑有聲天下未重泰見之數日乃去薛恭祖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從黄叔度乃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住稽留不亦可乎由是憲名重於海内初泰嘗止陳留學宫學生左原犯事斥逐泰具酒食勞原於路側謂之曰昔顔涿聚梁甫之大盜叚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齊之忠臣魏之

名賢且蘧伯玉顏子淵猶有過誰能無乎慎勿恨之責躬而已或曰何為禮慰小人泰曰諸君黜人不託以藜蒸無有掩惡含垢之義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懼其致害故訓之後原結客謀構已者至期曰林宗在此負其前言於是去後事發露衆人咸自以蒙更生之賜於泰泰謂濟陰黃元艾曰卿高才絕人足為偉器然年過四十名聲著矣於此際當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元艾笑曰但恐才力不然至此年矣若如所勑敢自克保

庶不有累也林宗曰吾言方驗卿其慎之元艾聲聞遂隆後見司徒袁隗隗歎其英異曰若索女壻如此善矣有人以隗言告元艾又自生意謂之曰袁公有女得撫欲嫁與卿乎元艾婦夏侯氏有三子遣歸家將黜之更索隗女也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還之遂還元艾為主人請親屬及賔客二十餘人夏侯氏便於座中攘臂大呼數元艾隱慝穢惡十五事曰吾早欲棄卿去而情所未忍耳今反黜我遂越席而去元艾

諸事悉發露由此之故廢棄當世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後遭母憂喪過於哀徐孺子荷擔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廬前既唁而退或問此誰也林宗曰南州高士徐孺子者其人諸生吾不堪其喻也鉅鹿孫威直來弔既而介休賈子序亦來弔林宗受之威直不辭而去門人告之林宗遣人追之曰何去之疾也威直曰君天下名士門無雜賔而受惡人之唁誠失其所望是以去耳林宗曰宜先相問何以便去邪鄉里賈子序者實有匈險之

行為國人所棄聞我遭喪而洗心來弔此亦未被大道之訓而有修善之志也吾故受之若其遂變化者棄損物更為貴用如其不然不保其往也且仲尼不逆互鄉奈何使我拒子序也子序聞之更自革修終成善人其善誘皆此類也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石雲考從容謂宋子俊曰吾與子不及郭生譬諸由賜不敢望回也今卿言稱宋郭此河

西之人疑卜商於夫子者也若遇曾參之詰何辭以對乎子俊曰魯人謂仲尼東家丘蕩蕩體大民不能名子所明也陳子禽以子貢賢於仲尼淺見之言故然有定邪吾嘗與杜周甫論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英達瑰瑋學問淵深妙有俊才然其愷悌玄澹格量高俊含弘博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士也漢元以來未見其匹也周甫深以為然此乃宋仲之師表也子何言哉於是勸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

廢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直勿用之象潛居利貞之秋也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吾將巖棲歸神咀嚼元氣以修伯陽彭祖之術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遂辭王公之命闔門教授泰身長八尺儀貌魁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宵行幽闇必正其衣服家有書五千卷率多圖緯星歷之事與其等類行晨則在前暮則在後所歷亭傳不處正堂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糞除而後處焉及宿止冬讓溫厚夏讓清涼如鄉里或有爾者父母諺曰

欲作郭林宗邪仇香字季智陳留考城人行至純嘿鄉
黨無知者年四十召為縣吏以科選為蒲亭長勸耕桑
合嫁娶農事畢令子弟羣居同學喪不辦者躬自助之
其孤寡貧窮令宗人相贍之其剽輕無業者宗人亦處
業之不從科者罰之以穀代公賦多少有次行之朞月
里無盜竊香初到亭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供養有違
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吁是何謂乎近日過舍廬落
整頓耕芸以時此非惡人但教化未至且婦人守寡養

孤上欲激貞名於當世中欲不負於黄泉下欲育遺嗣而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既若斯華髮矣奈何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留為具食囑曰歸勿復言吾方為教之既而之田里於衆中厲言曰此里當有孝子陳元今何在衆指曰是也香起揖以孝行慰勉之謂衆曰此孝義里當見異以陳元故後諸鄉數日賫酒禮到元家上堂與相對視其

食飲之具有異於他日遂復陳孝行以誘其心如是者數焉元卒為孝子鄉邑所稱縣表其閭丞掾致禮是時河內令王奐政尚嚴猛聞香以德化民署香主簿請與相見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香曰以鷹鸇不若鸞凰故不為也奐謝遣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州郡並請皆辭以疾宴居必正衣服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加喜怒聲色妻子事之若事嚴

君焉黄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父為牛醫憲識度淵深時人莫得而測年十四頴川荀季和見而嘆曰足下吾之師也汝南周子居常曰吾旬月之間不見黄叔度則鄙吝之心生矣時汝南戴叔鸞者高邁之士也當時意氣人所推服然每見憲未甞不悵然自失毋問之曰汝何為不樂復從牛醫兒所來邪叔鸞跪曰良每自以才能不減叔度至於面對其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可為良之師也舉孝廉無就之意其僚輩皆瞻望於憲以為

準的於是俱到京師稱病而歸也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為縣吏常給廝役時縣吏鄧邵每出候賔見寔執書立誦邵嘉之即解録遣使詣太學寔推純誠不厲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敬之鄉閭訟者輒求正於寔寔以理喻曲直退無怨者皆曰寧為刑罰所及不為陳君所非寔甞為郡功曹中常侍侯覽屬非其人太守高倫出教教之寔固請不可太守曰侯常侍不可違君勿言寔乃封教入見必不得已寔請自舉之不足以損明徳

退而署文學掾於是鄉里咸以寔為失舉寔晏然自若
倫去郡故人送於傳舍乃具言其狀善稱君惡稱已陳
君之謂也由是衆談咸服焉辟黄瓊府除聞喜太邱長
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愛敬之長子紀字元方小子湛字
季方皆以儒業德禮稱紀子羣名重魏晉文帝甞問羣
卿何如父祖羣對曰臣祖寔不言而治臣父紀言而行
之至於臣羣有其言而必行是歲爵號乳母趙娆為平
氏君

三年春河内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冬濟南盜賊羣起

冬十月大鴻臚喬玄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二月癸卯地震

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太尉劉寵司空喬玄以

災異策罷夏四月河東地裂十二處各長十餘里秋七

月癸丑立皇后宋氏宋隱之從孫也以選掖庭立為皇

后父豐為執金吾封不期侯冬十月戊午上率羣臣朝

皇太后於雲臺初太后有援立之功竇氏雖誅上心知

之故率羣臣俱朝焉黃門令董萌因上意數為太后怨
上深納之供給致養每過於別於是曹節王甫共疾萌
以親附竇氏謗訕永樂萌下獄死
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主及外戚家婦女
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
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覲殿前上先帝
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歎曰聞
古不墓祭而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

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蓋事亡如事存之意也與先帝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今者日月久遠非其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煩而不省者先帝孝思之心者也

憙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贈安鄉侯印綬謚

曰文俟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初為郡吏在散輩中太守法雄有子曰真善知人言於父雄曰南郡掾吏其民略可知今當舉孝廉為國選士不可不擇寧有其人乎雄曰未有所擬也真求與掾相見獨奇廣廣時年二十六雄舉廣為孝廉至京師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稍遷九卿公輔屢登三事元老在位國家多難廢立邪正之間以厚重自居不能有所明然年逾八十繼母在堂朝夕定省子道不虧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盡

禮及廣薨故吏自公卿大夫數百人皆縗絰殯涖自漢興以來未嘗有也廣所臨治無粃政世為之諺曰天下中庸有胡公此時公輔者或樹私恩為子孫計其後累世致公卿而廣子孫無過二千石者夏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詔問羣臣靡有所諱光祿卿楊賜上書曰臣聞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必應行而至王者心有所維意有所想未形顏色則五星推移陰陽弈動以此觀之知天之與人相去不遐蛇

者於洪範鱗蟲之象思心不逮之所致也不逮之效時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春秋書鄭昭公時兩蛇鬬於南門之外其後昭公殆以女敗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機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殷湯以此自誡即濟於旱亢之災唯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后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上深納之五月巳未大赦天下常侍張樂太僕侯覽專權驕恣詔收印綬覽自殺阿黨者皆免六月癸巳皇太后竇氏崩載衣車城南市舍將殯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上曰太后親立朕身統承大業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胡可用貴人禮於是發喪成服將葬節甫以竇氏之誅不用太后禮以馮貴人祔桓帝公卿莫敢諫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臣聞禹湯聞惡是用無過桀紂聞善以亡其國中常侍曹節張讓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

忠良讒譖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虗遭無形之釁被以滔天之罪陛下不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内賢愚莫不痛心武以歿矣無可奈何皇太后親與孝桓皇帝共奉宗廟母養蒸庶繫於天心仁風豐沛四海所宗禮為人後者為人之子陛下仰繼元帝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存既未蒙顧復之報歿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逮而恚武不已欲貶太后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秦

始皇后不謹陷辛郎吏始皇暴怒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先太后不以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揆茅焦之諫弘始皇之寤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皇乾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終不為刀鋸所裁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

議詔中常侍趙忠監臨議者時衆官數百人各相顧望無敢下議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舊姓盛德選入椒房宜配桓帝是無所疑忠笑曰廷尉宜便下筆球遂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天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而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非太后意今若别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塚墓為賊所掘骸骨發露與賊併尸魂靈染汚不宜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曰陳廷尉此議甚健

欲以蚩球球曰陳竇既宼皇太后無辜被幽臣常痛之今日言之退而受罪乃臣夙昔之願也諸公卿皆從球議奏御節甫復言曰竇氏罪深無以為比上曰雖犯惡逆后有大德於朕節甫於是不復言七月甲寅葬桓思竇皇后冬十月丁亥勃海王悝自殺初悝有罪貶為癭陶王悝因黄門王甫求復其國賂以租錢五十萬桓帝不豫詔復悝為勃海王甫以為已功趣責於悝悝知帝意也不與甫錢由是甫謀悝大逆不道諷司隸校尉段

熲奏治其獄悝遂自殺乃自稱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夏四月司隸校尉段熲為太尉

秋七月光祿勳楊賜為司空

三年春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尉段熲以久疾策免河南尹李咸為太尉夏四月立河間王子虎為濟南王奉孝仁皇帝祀冬十二月癸酉日有蝕之司空楊賜以疾策免

後漢紀卷二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